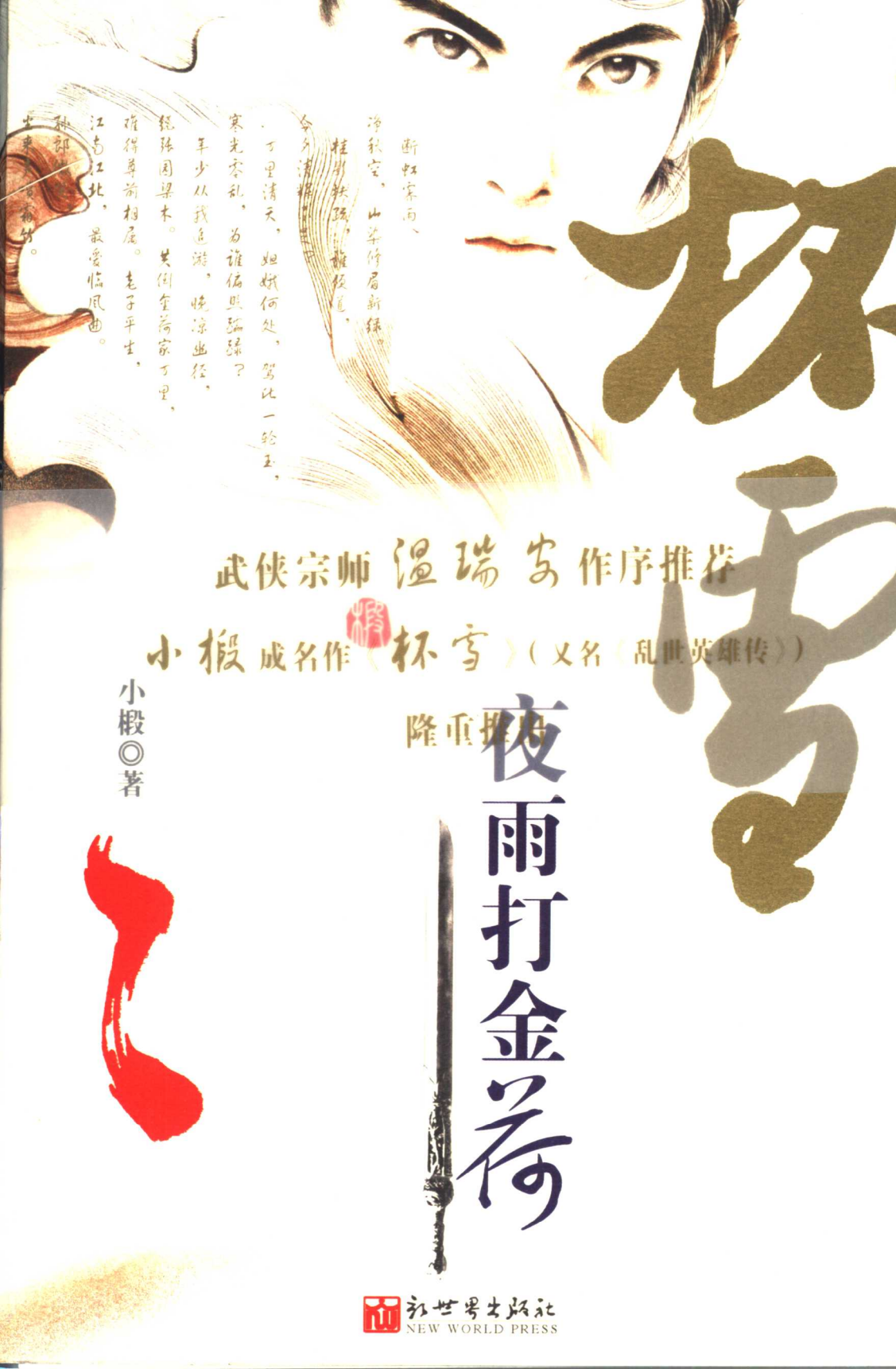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杯雪

武侠宗师 温瑞安 作序推荐

小椴成名作  《杯雪》（又名《乱世英雄传》）

隆重推出
夜雨打金荷

小椴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断虹霁雨、

净秋空，山染修眉新绿。

桂影扶疏，谁教夜、

冷月清辉照？

万里清光，为谁偏照？孤驿？

寒光零乱，为谁偏照？孤驿？

年少从我追游，晚凉幽径，

凭张园梁木。共倒金荷家万里，

谁得尊前相属。老子平生，

江海江北，最爱临风曲。

秋郊

出塞

杯雪

小楸◎著

夜雨打金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杯雪:夜雨打金荷/小楸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80187-368-8

I.杯... II.小... III.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3714 号

杯雪——夜雨打金荷

策划:中谊德馨

策划编辑:常飒 李雪

著者:小楸

特约编辑:高海涛 杨培华

封面设计:李骁

责任编辑:刘丽刚

绘图:卢波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: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+86 10 6899 6306

印刷: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965×660 1/16

字数:129 千字 印张:10.625

印数:30000 册

版次: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87-368-8/I·134

定价:16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有才有志能破能立

——榷派小说我见

温瑞安

很多文艺界的朋友、记者、编辑、学者都问过我，如果在现今作品已发表、出书的新一代武侠作家中，我最看好的三位是谁？

我甚至不必闭上眼睛仔细思索，马上出现的其中一个名字，就是：小榷。

很多侠友反应讶异，认为小榷行文风格，并不十分“温派”，我因何选他？我的看法却正好相反：一个成功的创作者或艺术家，一定会有他明确或强烈的风格。没有独特文风的，顶多，可以成为好作家，但不可能成为成功或伟大的作家。小榷，他的小说，早已确立了他“乱山云掩翠，老树雪花生”般迷人、耐读的风格，我称之为：榷派。

大家读榷的小说，难免会觉得比较接近宫白羽、梁羽生的路子，而文风、布局最与金庸相近。可是，如果他只是金、梁的继承者，或者只是在大师的影子下逡巡，我认为既是小觑了榷，而且也大有偏差。如果榷乃是自梁羽生名士派的悠游古岸出发，那么，他早已渡过了积雪的拱桥，且已云游于如聚峰峦、如怒波涛的江湖上。

我们常称许金庸的武侠小说乃“集各家之大成”，这点诚然，金庸是一代宗师，但小榷已自金庸的百尺竿头出发，早已更进了七八十步——不一定已经更好、更成功，或更伟大，但那七八十步，肯定是独门“榷派”的。在艺术创作修为上，哪怕是更进一小步，已经是千仞峰顶，一步石敢当了。

光是他的《弓箭缘》，一个侠女独劫法场，然后一刀杀了她所救的人，已是“高手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”。他的《长安古意》，一个老人顶住一家镖局，敢接一宗长安无人敢接之镖，气派已够“请从绝处读侠气”。《屠刀》更进一步，写一个悍妇丑女，在行侠时美丽不可方物。这些题材，不仅前辈没有写过，没有写成，甚至还没想过；或不敢写，或者能写、敢写、写了，不过，没有写得那么动人、动心、动情，以及，没有小榷那一支能短能长、各有妙境之笔。

他笔下情节，常常给人一种悬念(suspense)的推动力，让读者感到的

好奇和趣味,都到了极致。他的小说,不论长短,都兼顾寓意、题旨,讲究内在的逻辑。因此,我们可以推测他,写小说不仅是为了娱人与自娱,或者稿酬和名气,而更重要的是,他在创作间一定寄予了抱负和志气,这点很重要。我自己也是武侠小说作者,而这类文字往往被商业社会的一般人认定为通俗或商品,只注重其趣味和娱乐价值。是以,我的武侠创作在早期时,比较着重叙说故事的吸引力和趣味性,但到了80年代后,寄居于纯商业社会的香江,我反而刻意往较文学和反传统的方式逆水而泳、背道而行,那就好比要在古画的留白中找出它的味道和境界来。这点坚持何其不易,而且容易备受误解。这样也许会失去了部分看热闹的读者,但却巩固了一批可贵的看门道的同道。特别指出的是,武侠小说是目前华文创作中,唯一还能来自传统,仍能存在于现代(功夫也是)的文字,它有强烈的民族意识,还有独特的民粹风貌。我们口口声声地嚷嚷着文学国际化,其实,不能保持民族特色的作品,则也不能为国际文坛重视。很多人舍本逐末,其实只是本末倒置。极高明而道中庸,极远大而致精微。这大概就是小椴小说的致力所在。

能够善用通俗,其实就是一种不俗。伟大的小说不一定能通俗,但极伟大的小说往往也极通俗。畅销不一定伟大,但常销则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小椴的小说里的人物,一如福斯特(E.M. Forster)所要求的,不只是故事(story),而是情节(plot),他笔下的人物,不是扁平的(flat character),而是立体的(round character),这些种种小椴小说的特色,愿日后我能在写“谈武论侠”、“侠道相逢”、“义所当为”、“生要尽欢”等专栏中,再一一讨论。

当我们读到,椴小说中的武术场面偶尔也有:“鱼肉神功”、“大关门”、“小解腕手”、“挽弓挽强”、“用箭用强”、“杀人有限”等招式之时,我们也会会心,古龙和我的“嫁衣神功”“空中追空”、“梦中做梦”、“解牛刀”、“好人有限”、“死人不关”、“恶人勿看”等作品,或许他完全没注意,没看过,但依然能有“温派”的功架。这么一来,反而可以回答前文无数文友的讶异:小椴并不“温派”——因为一位真正的宗师,他随手拈来的文笔,已一早融会贯通了各家各派,相互契同通情,所以,小椴可以自立为“椴派”之外,也是另一种翻空出奇的“温派”。

但丁说过:“Abandon hope,all ye who enter here.”意译为:入此门者,莫存侥幸。

是的,侠义创作之门,有所成者得有志有才,有质有文,能毅能勤,能破能立,莫存侥幸之念。

目录

CONTENTS

释题	1
题记	2
楔子	3
第一章 避祸	8
第二章 短刀	29
第三章 雨驿	47
第四章 金荷	77
第五章 镖银	96
第六章 夜战	118
第七章 渡江	138
尾声 淮上	157



释题

杯是只普通的陈年木杯，带着些细微的木纹与光泽，像是人世间那些小小的痴迷与眷恋，不忍释手的、却又如此可怜的快乐与流连。

雪还是多年前那场天涯初雪，握杯的指是寂寞的。而多年前的雪意似乎有一种穿透岁月的寒凉，能把一切冻结成深致久远——像这只不动的握杯的手，还有，友情。

江湖中，还有谁记得这段杯雪之交？

喝下这一杯酒，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……

题记

一

十载披澜唱楚些
长河南北天断绝
不信此心犹耿耿
请看天日昭如揭

回眸顾
久离别
缙骑宁有是非耶
满怀冰玉一杯酒
猛忆初雪旧年节

二

极浦一别后
江湖怅望多
相忘谁先忘
倾国是故国
揽风如挽袂
执手似初呵
人间但存想
天地永婆娑

楔子

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。这一年对于家住江浙闽赣的老百姓来说，还是相对平静的一年。南渡初年的战乱在记忆里已渐渐沉埋下去，恼人的只剩下田租国赋、水旱虫灾，但这些毕竟是软刀子，慢慢割来习惯了，也就不觉得疼了，正好让这些主子们安乐于上，小人们承顺于下，渐渐倒有些承平时节的太平景象。听说淮北那边的金人这些年也锐气渐挫，不复从前。茫茫江湖，天堑南北，一时之间更多了些趋利竞名之徒，少了些悲歌慷慨之士。人人争相打理的只是自己的有限生涯，区区小命，倒没谁去注意什么立身报国的大计了。

没错，这是个乱世。来日的大难——金人一旦渡江如何？朝廷宫闱内乱如何？君相猜忌日深如何？赋敛不断追加直欲破家如何？……任谁都把握不住一个结果。但正是为此，人们才更要抓住这转瞬即逝的过眼繁华。有如楼外楼中朱妍的歌舞，绝世风华、惊鸿过眼，人人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一曲光景，任谁也留不到水止云停。但为了那一曲，不知有多少绿衣年少、达官显贵、僧儒名士、山野高人不惜千金竞价，列坐楼头，求的也只不过是那一睹之快——再没有人会去算计，为这一快，破去了光阴多少，又消磨了壮志几何。

这是个虚假太平的年代，是动荡之间的间隙。只有朝廷还在

虚饰着国泰民安的盛景，做着四方整肃的美梦。其实陇头陌上，岂能尽是顺民？不信——纵然是村童野老，也多爱听上一段红粉名侠的故事，却不知那些沉郁顿挫、豪荡感激往往正是发生在他们身边……

这天，江苏一境，吴江之上，正漂下一只小小乌篷。吴江本属于太湖支流，水清波缓，但这些年屡遭铁蹄践踏，也曾几度一江流赤。从船上望去，两岸良田，多生衰草，民舍寥落，雨晦天暝。

船上人叹了口气，低吟道：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”

这句话出自《诗经》，是哀悼国亡势微的意思。船上人看来像是个读书人，身材长大，衣衫简净，虽是个文士装扮，却不见雕虫之气。小船沿着南岸下行，沿途道路很少见人，只因近来消息谣传：多说金兵南下，不日即至，所以一路上商旅乏绝。船上那人不由叹了口气，这样的谣言，一年不知要流传多少次，当真是杯弓蛇影，草木皆兵。这次的起因却是近来金使又出使到临安催供了——当时南宋与金约为叔侄之国，每年都要供奉大量供品给金国，偏偏这次朝廷中有人略为阻挠，惹得金使发怒，语含要挟，南朝人多是被打怕了的，所以一时闹得风声鹤唳，民不安生。

那客人望向北岸，却见远远有一人一骑缓缓地在田埂上走着——相距得远，又隔着树，那对面沿岸的小路时隐时现，那一人一骑便也是忽隐忽现。看得见时，也只模糊一团，全分不清肩背头脸，那人和坐骑似乎已融为一体。让人颇为奇怪的是那头牲口，像马又不像马，却异常的高。这些天连日阴雨，田间小路想来泥泞异常，人走着也要打滑，却绝没见那牲口颠扑一下，惊动上面的乘客。船行良久，船上客人就这么远远地望着那一人一骑，只觉得这么望去，他们就好像是一团浅浅的墨色，在这江南的细雨里，显出一种说不出的陌生与寥落。

船尾是个艄公，这么冷的天还光腿赤脚站着，两眼呆呆地望着江水，说不出的苦寒之状。将近吴江长桥，艄公问：“客官，歇歇吧？”

客人点点头，艄公便停橹向江心舀了水，划到岸边，淘米生火，做起饭来。松柴很湿，烟直窜，呛得那艄公不停地流泪。一会儿停下扇炉，又捧出个小坛子，拈了几块咸鱼，准备煎了好给客人下饭。

这长桥是商旅必经之地，本也是个名胜之处，但因为连年的兵火，如今只剩下三五间瓦舍，十余处土垣，寒门向暮，看了让人伤怀。文士问正在河边淘米的一个妇人：“这一天就没什么客人经过？”

那妇人翻了翻米，打量了他一眼，摇头说道：“从昨天到现在也就只一群北使，还有朝廷的兵护送，打算吃了饭歇歇脚再走。嫌这儿小，到对面村子七里铺去了。”

那文士望向对岸，远远的二里多外是有个小村子，炊烟初上，相距虽远，因这里一带平畴，所以还望得见。却听那妇人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便留在这儿，又有谁敢招待？上回赵家桥那几户人家不知哪一点不周得罪了通译，被他撺掇着金人把那一家老老小小吊着打打杀杀，又有谁敢管？活在这个时世，真是造孽啊！”

文士不由默然，回头望向长桥，桥是石头砌的，栏杆已有些残破，停舟系缆的桥墩上却笔势纵横，墨迹淋漓，依稀题满了字。从头读来，正是一曲《水调歌头》：

平生太湖上，短棹几经过，于今重到何事？愁比水云多。拟把匣中长剑，换取扁舟一叶，归去老渔蓑。银艾非吾事，丘壑已蹉跎。

脍新鲈，斟美酒，起悲歌。太平生长，岂谓今日识干戈！欲泻三江雪浪，净洗胡尘千里，无为挽天河。回首望霄汉，双泪坠清波。

词尾没有署名，算是无名氏之作。文士读罢，不禁有一种悲慨由衷而来。联想当今时势，似是自己心中也有所欲言，正待凝思，忽听艄公惊道：“客人，你听！”侧耳听去，却是对面那个小村子七里铺隐隐响起了一片喧闹之声，虽离得远，还是渐次传了过来。先是怒叱恶骂，渐渐的，里面夹杂了一声声哀号，依稀的有“救命、救命”的声音——想是村民惨遭金使欺凌的呼叫，相随的便隐隐有粗野的笑声入耳，像金使的鼓掌声，又像宋兵的奉承声。客人与艄公对望一眼，已知就是适才淘米妇人所说的那群金使在作恶了，不由相顾惨然。

那艄公忽“咦”了一声，只见一路上遥遥能见的那一人一骑这时慢慢走来，正缓缓向那个村子行去。这一去，可不是羊入虎口？艄公人老心慈，忙扯着嗓子叫道：“喂——”却又不敢太高声，怕惊动对岸金人。

离得太远，那人想是听不见，船上二人着急，正待齐声再叫，忽见对面村子红光入眼，还夹杂着黑烟滚滚，竟着起火来！火势转瞬之间已然大盛，这么阴湿的天，想必是有人故意放的。艄公一愣，人都惊呆了。那长身文士一掌拍在船舷上，怒得说不出话来。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却见对岸那一人一骑非但没有停下来，反忽然加快，卷篷似的，远胜凡马，直向那片小小村落奔去，转眼间没入火中，踪影难见。

船上两人“呀”地一声，正不知那人要怎样，这不是又白白添进一条性命去？——对面村里的惨叫早已停了下来，想来不上一会儿工夫，一村人已死的死，逃的逃，隐隐只有一片笑声入耳，听着让船上的人感觉残忍而耻辱，一时忘了身在何处，是何家国！可接着，那隐约的笑声忽被打断，接着化为怒号，然后不是一声惨叫，而是一声声连成一片的痛呼哀号，夹杂着金人宋兵的咒骂。两人远远地只见对面火光冲天中似有什么一闪一闪，东飞西掷，雷

奔电掣。每一停便是一声惨呼传来，尖锐凄厉，远比他们刚才笑的声音更大更刺耳。一个平静的小村竟似变成了边庭沙场，直惊得艄公瑟瑟发抖。那文士也心底骇然，喃喃道：“剑气纵横！剑气纵横！”——这分明是适才那人路见不平，拔剑杀贼呢。人声却只是在火光中挣扎，竟没看见一个人影能逃出村来。隔了良久，最后一声特别长的惨嚎后，除对面火光黯淡，身边江水嘶嘶，十里之内，再无人声。想是飞鸟也惊呆了，树巅草丛，更无一羽之振，一虫之鸣。船上两人侧耳倾听，良久，只听得一串微微的“踢哒踢哒”声传来，却是那头牲口拐出了村口，渐行渐远，慢慢化成了一团看不清的墨色。

呆了半晌，客人哑着嗓子道：“痛快痛快！”回望桥头，那首词墨迹犹新，酣畅淋漓。重头读过，只觉一轮冰月当头砸下，冰凉彻骨；再读一遍，忽又觉一腔热血直冲脸上，忠义奋发。

那客人喃喃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书生误我！书生误我！”艄公只怕迟延多事，也不待饭熟，便解缆东下。只那客人把一曲《水调》悲歌三道，慷慨不已。

没想岸上有行路的行人认得他是镇江名士沈放字傲之的，当晚住宿时又听得七里铺烧杀之事，私心忖度，以讹传讹，第二天消息便不脛而走，竟说某月某日，沈放单身孤骑，青衫溅血，于吴江长桥北岸七里铺截杀金使二十余人、千夫长一人及护送宋兵若干，散发断剑、秃笔题词、放舟而去。

不日谣传至京师，天子览词默然，一言不发，将那首词传视丞相。秦丞相由此立即派遣缇骑，暗诏严访。一时之间，一曲《水调》，歌起大江南北！



第一章

避
祸

“临安城外余杭县，余杭县上好登楼。”三娘笑吟吟地说。

酒楼到了宋代，那是分外的丰赡富丽起来。有宋一代，光汴京就有上百座名楼。什么“白矾楼”、“忻乐楼”、“遇仙楼”、“铁屑楼”、“看牛楼”、“清风楼”……各具特色，出产的“玉练槌”、“思堂春”、“雪腴”、“内库流香”种种名酒更是争奇斗胜，有口皆碑。南渡之后，康王赵构秉承乃父习气，更贪安逸游乐。一俟局面安定，那杭州城内的烟雨楼台，飘香舞榭便翻新斗巧地兴盛起来。

好登楼位于余杭地界，是座跨街骑楼。门斗甚大，门口两旁拦着两道亮锃锃的黑漆杈子，用来阻拦路上的闲杂人马。楼下排了三四十席散座儿，楼上则有二十多个阁儿，一律翠绿帘幕，文绘藻井，当街临窗望去，便见远山秀水，端的与众不同。

这时，靠近左首的窗前，正坐了对中年夫妇。男的神情脱略、身材长大，只穿了件灰布长衫。女的却是柳叶弯眉、杏核靛眼，恬静明丽。

众人多有注意那女子的，见她周身打扮也只是一袭半臂、一条蓝裙，荆钗素面，却风致嫣然，语笑如菊。

两人都是三十五六岁年纪。只听那女的笑道：“傲之，你可知道这好登楼上曾有副名联？”

那男人噢了一声，抬眼看向三娘。

这两人正是预先知机避出镇江府的沈放与三娘夫妇。沈放内人名唤三娘——说起他们这段姻缘倒有些离奇，不过那还是十年前的事了。沈放对妻子一向敬重，不由就侧耳听她细说。

只听那三娘说道：“我听说书的相公说过，天下名楼世传共三十有六，临安的‘楼外楼’、洞庭的‘岳阳楼’、金陵的‘五闲楼’、汴京的‘樊楼’、襄阳的‘西楼’，再加上这座‘好登楼’号称为六座楼中之楼。别的楼之所以称为名楼的原因我不知道，但这好登楼的成名却只怕是因为一段掌故。”

沈放又“噢”了一声，他知三娘虽为女流，但见闻极广，自己一向也最喜欢听她讲故事，虽非经传所载，却更加活泼。

只听三娘笑道：“那还是南渡初年，枢密院编修胡铨奉命出行，路过此楼。胡学士那一手好字、一身刚正、一肚学问可算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。那日歇马于此，正值这酒楼开业不久，掌柜的殷勤奉承得很，准备了好酒好墨，想请他乘兴留题于此。胡学士独饮了两杯，也就应了那掌柜的所请。正在提笔凝思之际，忽听楼下一阵声响，往下望去，门口却来了位龙行虎步、鹰隼燕颌的将军。胡学士盯了他两眼，不由大喜，忙命掌柜的快请。那将军一上楼，胡学士便运笔如飞，笔酣墨饱地写了两个大字——‘幸甚’！那将军看看他的字，再看看他这短小精悍的人，便知道他是有名的铁项御史胡铨了。”

顿了一下，三娘笑道：“相公，你猜那将军是谁？”

沈放想了想，胡铨一代名臣，清直刚正，至为权势不容，终于挂冠而去。当时虽满朝金紫，他所青目的将军该不过一、二人而已，便

用指蘸酒在桌上写了个“飞”字。他所指的人姓岳名飞字鹏举，曾官至太子少保，可惜后来为奸相秦桧所害，天下闻声皆憾。三娘颌首一笑，接着道：“胡学士见他便忘了写字，两人重新入座，杯酒相邀，纵言天下，极为欢畅。最后临别时，岳将军见那掌柜的愁眉苦脸，似有不足之色，一问之下，方知是嫌留的两个字太少了，不成幅。岳将军看看胡学士写的那两个大字，抚须一笑，提起笔来，也留了两个大字，却是即情即景的一副天然妙对！胡学士看了，不由也哈哈大笑，当下两人分手而去。相公，你猜这岳将军下联该是哪两个字？”

沈放沉吟道：“这何从猜起？幸甚、幸甚——”

三娘微微一笑：“快哉！”

沈放一想，不由抚掌道：“快哉！”

以“幸”对“快”，以“甚”对“哉”，虚实相应，确是一副妙联。两人相顾开怀，俱由此四字怀想起当日楼头文武二人的雅量高概。三娘续道：“掌柜的精明，便把这四个字的对联刻了挂在了楼头，又切题，刚好一副宾主酬答的口气，谁不来看！这好登楼于是便也声名鹊起了。”说罢一叹：“这些年咱们朝廷上真当得住‘文官不爱钱，武将不惜命’这两句的，也真只他二位了，叫人事后摹想，怎不钦敬？”

沈放听她说了这么有趣一段逸事，不由满斟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笑问：“那副对联呢？”

胡、岳二人在宋一代俱称书法名家，沈放性耽于此，不由追问。三娘叹了口气：“后来他们二人一个挂冠去国，一个获罪身死，俱不见容于秦丞相。有秦丞相在，这酒楼上又如何挂他二人的字？不是收了，便是烧了。”

沈放脸色便阴沉下来。他这次与三娘逃避他乡，也只为风闻朝廷上君相二人对吴江长桥上所题之词极为不满，暗诏严访。词虽不是他写的，但沈放自知恐难见容于昏君奸相。所谓三人市虎，百口莫辩，何况沈放也不屑于辩解。只有与三娘悄悄离开镇江，潜行避



祸。三娘也是见他心绪不好，故意说上一段逸闻来引他高兴，没想到最后终不免情怀转恶。

余杭县是临安府的近畿，相距京城不过三四十里，快马的话，一鞭可到。当真天子脚下，与众不同——市井繁庶、人物端丽，五街十巷、榆柳门庭。加上今晨雨霁，市人行客、商旅店铺，都要趁这难得的新晴，街上便更是熙熙攘攘，一片太平景象。

沈放望着窗外，他们老家镇江府虽也是个大镇，但地处边界，这些年兵火不断，如今比起这小小一县来说，倒显得逊色多了。本来宋金疆界该在淮水一带，但朝廷久已放任江北之地，心中只以长江为界，以江防为务，所以镇江府倒成了屯兵重地。

沈家原是镇江旧族，到沈放这一代，虽门第未衰，但毕竟是乱离之后，气象和当日已很有些不同了。好在沈放生性通达，不同于一般腐儒，倒不以门庭衰微为憾。他好读书，但经传之学只通其大概，却于钱谷兵革之类杂务颇为留心。一转念之下，就为这京畿繁华下了一番注脚——朝廷南渡之前，以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的奢侈浪费，一年所征赋税不过六千万贯；没想南渡之后，地方丢了大半，人口流离大半，朝廷一年赋税竟征到八千万贯，足可见搜求之刻了。所谓繁华，也真好比三娘所说的：兔子不吃窝边草罢了。

三娘却在打量这酒楼的规模情势。因为还早，楼上酒座不多，来的人也大多是为消闲破闷而来，桌上点的大多都是小食。靠楼梯口拐弯处的木栏杆前，却正放着一条长凳，长凳上坐着一个瞎老头操着三弦，咿咿呀呀地远远拉着，还有个小姑娘立在旁边，俩人正在说书——讲的是《吴越春秋》。三娘移开眼，又向别处看去，只见东首座上坐了位须发花白的老者，身穿一件五福团寿的长衫，一只手上指甲极长，正在桌上轻轻叩着。再有一座，似是两个军官，看来像进京办事的，偶然路过，上来喝一杯。还有，就都像些闲杂人物。